

灶房里的臊子香

李红

老家那间灶房,只要飘出臊子面的香,我就会蹲在门槛上挪不动脚。那香味混着柴火的焦糊气,裹着豆瓣酱的鲜辣,漫过黢黑的灶台,绕着院角那棵石榴树打转转,直往人鼻子里钻,勾得人心直痒痒。

母亲做臊子面,讲究一个“实”字,半点都不糊弄。

头天夜里,母亲便将五花肉切成指甲盖大小的丁,拌上酱油、料酒,搁进粗瓷碗腌着。她说这样肉才够味,嚼着香。

第二天晌午,日头正盛,她便往灶膛里塞几根干柴,火“噼里啪啦”烧起来,铁锅很快就冒了热气。姜末蒜末倒下去,“刺啦”一声,油星子溅得老高,香味瞬间窜满了整个屋子。

肉丁跟着下锅,母亲握着擦得发亮的铁铲子,手腕麻利地翻炒,嘴里还念叨着:“要勤搅,不然肉丁粘锅底了!”

待肉丁炒得红亮亮、油滋滋的,再放进切好的胡萝卜丁、土豆丁、豆腐丁,挖一大勺自家晒的豆瓣酱——那坛子豆瓣酱,母亲总擦得锃亮摆在窗台上,让日头从早到晚晒着,晒得酱色红亮,酱香醇厚——翻炒到汤

汁咕嘟咕嘟冒泡,喷香的臊子就成了。盛在大碗里,红亮油光,光瞅着这成色,我就忍不住直咽口水。

臊子是灵魂,手擀面则是这碗面的筋骨——这可是母亲的绝活。

案板上撒一把面粉,醒好的面团被她揉得光滑筋道。她手持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一张,转着圈儿,薄得几乎能透光。擀到顺手时,她还会“笃”地敲一下擀面杖,震得案板上的面粉簌簌下落。

擀完面,母亲将擀面杖往案板边一靠,取下搭在灶台对面墙上的粗布巾,细细擦去上面沾着的面粉,动作麻利又仔细。接着,她将面皮对折几折,菜刀“笃笃笃”一阵响,均匀的细面条便整齐地躺在案板上。

水烧开后,面条下锅,翻两个滚儿便捞起,盛在粗瓷大碗里。母亲舀臊子时,总不忘往我碗里多添两勺肉丁,“哗啦”一浇,再撒一把她特意留的小香葱,滴两滴香油,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便大功告成啦!

面条端上桌,我捧着烫手的大碗,呼味呼味地扒,烫得直吸溜,也舍不得松筷子。肉丁炖得烂乎乎的,土豆绵软入味,豆腐吸

满了汤汁,再配上筋道的手擀面,一口下去,香得人直眯眼。母亲手心沾着的面粉味儿,混着面香肉香,全裹进了这一碗热乎里。

后来进城上班,馆子的臊子面吃了不少,配料摆得花里胡哨,却总觉得少了点啥。没有柴火的烟火气,没有母亲手擀面的那股子韧劲,更没有藏在里面的那股子暖乎乎的疼惜。外头的面,怎么吃都吃不出母亲那独一份的味儿。

有次回家,母亲一早就扎进灶房忙活。还是老一套的流程,还是熟悉的香味。一碗臊子面端上桌,热气扑得我眼眶发酸。母亲坐在对面,看着我吃,絮絮叨叨地说东家长西家短,说院里的白菜又长了一截,说石榴树又落了一堆叶子。我夹起一筷子面塞进嘴里,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一点没变,还是天底下独一份的香。

那一刻我才懂,我念的哪里是臊子面,是那个肯为我擀一辈子面条的人,是那个不管走多远,都亮着灯等我回家的家。

日子慢悠悠地过,母亲依旧是那个利落的中青年模样,揉面时手臂带着劲儿,擀面的动作行云流水。可只要我回家,灶房里就准

能飘起那股独一无二的臊子香。

如今,每当路过巷口的烟火气,我总会驻足。风掠过耳畔,卷起几片石榴树的落叶,像灶房里飘出的面香,轻轻扑在脸上。抬眼望去,老家的灶房依旧亮着灯,母亲的身影在窗边晃动——她正握着擀面杖,手腕一沉一抬,案板上的面团便又薄了几分。

览春

李强

北方的春天
较江南来得晚一些
清明之后,初露芳容
这天
我乘着春阳赋予的兴致
来到城西山梁脚下

梯田里
被春风揭去棉被的田埂
已梳妆打扮
描画出一副新的眉眼
山路旁
刚从酣睡中苏醒的垂柳
正在伸展腰肢
释放出几许悠然和轻松
山林间
七嘴八舌的山雀们
忽儿草坪,忽儿枝头,
分享着绿色春意带来的喜悦
山坳里
从远方归来的大雁
一双双,一伙伙
诉说着回家的快乐
最引人注目的
是满山遍野的小草
以渺小的身姿携手拼成雄浑
铺垫着春的厚重底蕴

我踏着久违的松软
一路登高
蓝天绿野尽收眼底
山峦染翠,碧空朗朗
园林施粉,河流轻唱
远处传来悠扬的山歌
这歌声
流淌出家乡人的淳朴情感
这歌声
传递着家乡文化的特色情韵
……

一阵阵轻柔,一丝丝温暖
一丛丛生机,一处处恬静
春天无处不在

置身春的世界
在陶醉之余,生出些许怀念
往年耕作的牛犁如在田间
昔日相随的玩伴犹在身边
……

春天是年的起始
春天是播撒希望的季节
春天寓意着光明和温暖
春天蕴含着最美的诗情画意

故乡

刘年贵

一张车票
硬生生地将我 从千里之外拉回了故乡
我不顾风雪困扰 严寒侵袭
还有潮水般春运人群的拥挤
山一程水一程
跌跌撞撞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
让那回归故乡的喜悦 家人团聚的幸福
来抚慰心底的忧伤

一张车票
又无情地将我从故乡带到了远方
我背上行囊
浪迹天涯
追逐梦想

这么多年来
我硬生生地将自己活成了故乡的一个过客
一次次地归来 又一次地别离
思念 让我痛彻心扉
而故乡就像一弯明月
在每一个不眠的夜里
成为我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

落叶的回忆

徐生春

那座村里的果园,始终是我们童年地图上最光辉灿烂的所在。

萧索的冬日里,我和小伙伴们常在果园里捡取落叶。那里的落叶,因少了人畜的践踏,积得格外厚,也格外完整,像一床巨大的、柔软的金色棉褥。我们在那里捉迷藏,一蹲下,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树叶的窸窣和自己的心跳,仿佛被天地温柔地包裹、隐藏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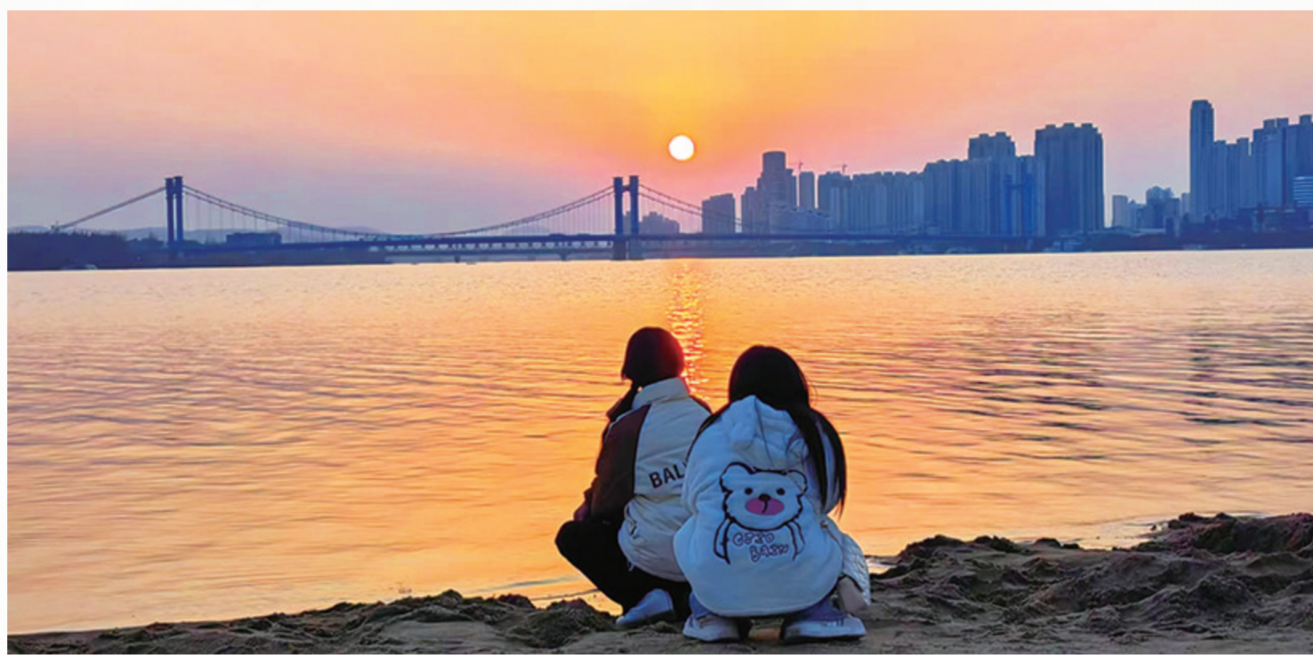
也唯有在这片宽阔的、承载着我们无数欢愉的园地里,我们才动用了那更为豪迈的农具——大草兜子。它那由荆条编织的、宽大的耙口,像极了土地忠诚的伴侣,朴实而有力。我们拖着它前行,它便以一种近乎贪婪的诚实,将大地的覆盖物——那些完整的、金色的叶片,悉数收敛入怀。

这些捡回来的树叶,被母亲仔细地摊在院子里,让冬日那点微弱的阳光晒去最后一点潮气。树叶不比木柴,它不经烧,而且烟大。每当母亲在灶下点燃一把树叶,那灶膛里先是“轰”地一下,冒起一股短暂而热烈的火苗,随即,便是滚滚的、青白色的浓烟。那烟似乎有灵性,不肯乖乖地顺着烟道出去,偏要倒灌出来,弥漫在低矮的厨房里。

我常坐在灶前帮母亲添火,那烟便直扑我的眼睛。顿时,一种辛辣的、刺痛的感觉便攫住了我,眼泪完全不受控制地、汹涌地流下来。我只好一边用袖子胡乱地擦着脸,一边眯着红肿的、泪眼模糊的眼睛,根据灶膛里火光的明暗,手忙脚乱地继续添着树叶。母亲在锅台边忙碌的身影,在这浓烟里也变得影影绰绰。她有时会被呛得连连咳嗽,那咳嗽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混着树叶燃烧的爆裂声,和锅里煮着的稀饭的咕嘟声,构成了一曲我童年里最熟悉、也最沉郁的厨房交响。

那时的我,被烟熏得难受时,心里也曾暗暗地发誓,将来一定要让母亲用上不冒烟的、好烧的煤。可如今,我的愿望早已超额实现,家里用上了干净方便的天然气,扭动开关,便有湛蓝的火苗腾起,没有烟,也没有灰。母亲却已老了,离开了那间被熏得黑黢黢的厨房,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楼房。她常常对着那蓝汪汪的火苗出神,有一回竟自言自语地说:“这火,好看是好看,可总觉得,烧出来的饭菜,少了点从前那个味儿。”

我懂得她的意思。那“味儿”,或许就是落叶的灵魂吧。是那杨树树叶的干脆,槐树叶的苦香,是那接木叶时满身的尘土气,是那被烟火缭绕、熏烤出的眼泪的咸涩,是那段清贫岁月里,全家人为着一缕炊烟、一顿饱饭而共同付出的、笨拙而又诚挚的努力。



●看夕阳

项俊 摄

充满爱心的饺子

梁征

中午,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社区的小道上,我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社区食堂。食堂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人们在各自的座位上享用着午餐,一片热闹而温馨的景象。

我走到点餐窗口,看着菜单,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份素饺子。女老板微笑着接过我的点单,然后轻声对我说:“帅哥,麻烦你等一下哦,这会儿没有现成的素饺子了,我得现场给你包,你愿意等吗?”

我微微一笑,随即想到既然都来了,也不在乎多等一会儿,便笑着回答道:“可以等,不着急。”

女老板听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连忙转身走进厨房,开始忙碌起来。我能听到她在厨房里传来的轻微声响,那是擀面皮和调馅料的声音,仿佛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

不一会儿,女老板端着一盘刚包好

的饺子走了出来,她一边把饺子放进锅里,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帅哥,真对不起,这素饺子差两个,我给你补两个荤的吧,你看行不?”

我心中一暖,连忙点头道:“行啊,太感谢您了,老板,您真是太贴心了。”

女老板笑了笑,然后专注地看着锅里翻滚的饺子。过了一会儿,当她把饺子捞上来的时候,脸色却突然变得有些焦急。她急忙对我说:“哎呀,帅哥,真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注意,有一个饺子煮散了。这都是我的疏忽,实在对不起啊!”说着,她不停地在锅里打捞着,那认真的模样,似乎想把煮散的饺子馅都一点点捞上来。

我连忙摆手说:“没事的,老板,别太在意,一个饺子而已,没关系的。”

女老板还是一脸愧疚,直到觉得锅里已经没什么可捞的了,才把饺子盛到

碗里,递给我说:“帅哥,真的很抱歉啊,希望你吃得开心。”

我接过饺子,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品尝着。饺子的味道十分鲜美,每一口都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吃着这碗等候多时的饺子,我不禁被老板的实在和善良所感动。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这样一份小小的关怀和真诚,就像春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我的心。

吃完饺子,我站起身来,走到女老板面前,真诚地说:“老板,您的饺子真的特别好吃,而且您人也这么好,以后我还会选择来这儿吃饺子的。”

女老板听了,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她说:“谢谢你啊,帅哥,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欢迎你常来啊!”

我也笑着点点头,带着满满的温暖离开了食堂。

老屋记忆

查庆丰

人到中年后总会回忆几时的岁月,尤其是家乡村后的老屋,特别让我常常记挂。

因我早年常年在外出打工,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这也是我早年父母双亡后最大的遗憾。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家再穷,衣服再破,那也是自己的家。

结婚后,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村庄,搬到镇上去了。由于生活压力大,回村庄的次数很少,一般过年才回家乡一次,清明时回乡祭祖那是必须回的。

每次回家乡,我必去自家的老屋看看。推门进去,屋里空荡荡的,像被土匪抢过似的,空无一物。是啊,老屋只剩下空壳了,但屋里发生过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昨天。

父亲建这栋房屋时,我还很小,尚未上学。那时一家人还挤在和二叔一家共住的几间房间里,所以父亲不得已选了村后一块地建房。说起老屋,其实和二叔一家共

同生活的那几间房才算真正的老屋,那可是祖传下来、用泥土垒墙的房子。但在我的记忆中,对那几间老屋没什么印象了,唯有村后父亲建的这栋房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我童年快乐时光和少年悲惨人生的见证。

那一年,新房建成,我陪着父亲去新建成的房子查看。房子刚建好,没有门窗,四面通透,屋里还堆放着不少木头和砖头。当时农村顺手牵羊的事不少,父亲不放心,便去新房支了一张简易床,打算睡一晚守着。我吵着也要跟着去,母亲再三阻拦,让我别去——因为没有门窗,当时已到冬季,小孩子抵抗力弱,怕抵挡不住寒冷而感冒。可我格外倔强,母亲无奈,只好让父亲带些塑料薄膜,真冷了就把窗户洞挡住。于是我高兴地跟着父亲去新房“看家”。

父亲到了新房,便直接用薄膜把窗户洞

挡住。我好奇地在房子里转圈,觉得这房子又大又宽敞。父亲却催道:“还不早点睡,天都快黑了。”我应了一声,躺到只有一张纸板的床上。虽然铺了稻草床垫,却总觉得硌得腰疼。父亲却说:“小孩没有腰,哪来的疼?”夜里风很大,父亲起来好几次,把窗户洞的薄膜加固好。我则在漆黑的夜里,偷偷望着父亲忙碌的身影。那一夜我睡得很沉,但父亲似乎一夜没睡好。可第二天,他依然去房

屋边干活。

因为我小时候很受宠,很多事都不会做。这不,清早我不会系鞋带,让父亲有些恼火。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宠着我,而是让我自己学会系鞋带——这也是父亲第一次让我自己动手穿鞋子。在家里,一般都是母亲帮我穿衣服、系鞋带,所以我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而那天,父亲让我懂得了凡事要靠自己解决。我费了九牛二虎